

漢書門			
二	三	四	五
二	三	四	五
八	八	八	八
函	架	冊	號

內閣文庫			
二	二	漢	
九	三	書	
函	四		
一	八		
五	七		
架	冊	號	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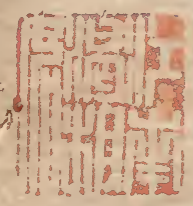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2137	
冊數	48 (24)		
函號	279	53	



前漢



廿肆



前漢

前漢書卷之三十八

高五王傳第八

淺草文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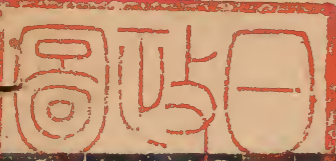
高皇帝八男呂后生孝惠帝曹夫人生齊悼惠王肥

薄姬生孝文帝戚夫人生趙隱王如意趙姬生淮南

厲王長諸姬生趙幽王友趙共王恢燕靈王建鄭氏曰諸

姬姓也張晏曰非一之稱也師古曰諸姬總言在姬  
妾之列者耳其知姓位者史各具言之不知氏族及  
秩次者則云諸姬也而趙幽以下三王非必同母蓋  
以皆不知其所生之姬姓故總言之文三王傳云諸  
姬生代孝王參梁懷王揖景十三王傳云屬諸姬子  
於栗姬此意皆同張云非一近得之矣春秋左氏傳  
曰諸子仲子戎子諸子鬻奴此其例也豈以  
諸為姓乎鄭說非矣共讀曰恭其下類此  
淮南厲

自有傳



齊悼惠王肥其母高祖微時外婦也師古曰謂高祖與旁通者

六年立食七十餘城諸民能齊言者皆與齊孟康曰此時流

移故使齊言者還齊也師古曰欲其國大故多封之孝惠二年入朝帝與齊王

燕飲太后前置齊王上座如家人禮師古曰以兄弟齒列不從君臣

之禮故曰家人也坐音材臥反太后怒迺令人酌兩卮鳩酒置前劾

曰鳩鳥黑身赤目食蝮蛇野葛以其羽畫酒中飲之立死令齊王為壽齊王起帝

亦起欲俱為壽太后恐自起反卮師古曰反音幡齊王怪之

因不敢飲陽醉去問知其鳩迺憂自以為不得脫長

安師古曰脫免也言死于長安不得更至齊國也脫音吐活反內史士曰師古曰內史王

官士者其名也太后獨有帝與魯元公主今王有七十餘城

如此奇術一言釋之丙史異人

而公主迺食數城王誠以一郡上太后為公主湯沐

邑太后必喜王無患矣于是齊王獻城陽郡以尊公

主為王太后師古曰為齊王太后也言以母禮事之所以自媚也解具在惠紀呂太

后喜而許之迺置酒齊邸樂飲遣王歸國後十三年

薨子襄嗣

趙隱王如意九年立師古曰高祖之九年也他皆類此四年高祖崩

師古曰趙王之四年呂太后徵王到長安鳩殺之無子絕

趙幽王友十一年立為淮陽王趙隱王如意死孝惠

元年徙友王趙凡立十四年友以諸呂女為后不愛

愛它姬諸呂女怒去讒之于太后曰王曰呂氏安得

隱王傳簡質類言情事俱備

王太后百歲後吾必擊之。太后怒，以故召趙王。趙王  
至，置邸不見，令衛圍守之，不得食。其群臣或竊饋之，  
輒捕論之。趙王餓，乃歌曰：「諸呂用事兮，劉氏微。迫脇  
王侯兮，疆授我妃。我妃既妒兮，誣我以惡。」師古曰：惡音一，故反。  
讒女亂國兮，上曾不寤。我無忠臣兮，何故。師古曰：謂不能明白。  
之棄國，自快中野兮，蒼天與直。師古曰：天色蒼蒼，故曰蒼天。言已之理直也。  
也。與天臨鑒之。于嗟不可悔兮，寧早自賊。師古曰：賊害也。悔不早棄趙國而快  
意，自殺于田野之中。今乃被幽餓也。為王餓死兮，誰者憐之。呂氏絕理  
兮，託天報仇。遂幽死，以民禮葬之。長安高后崩，孝文  
即位，立幽王子遂為趙王。二年，有司請立皇子為王。

上曰：趙幽王幽死，朕甚憐之。已立其長子遂為趙王，  
遂弟辟彊及齊悼惠王子朱虛侯章、東牟侯興居有功，  
皆可王。于是取趙之河間，立辟彊，是為河間文王。  
文王立十三年薨，子哀王福嗣。一年薨，無子，國除。趙  
王遂立二十六年，孝景時鼂錯以過削趙常山郡，諸  
侯怨。吳楚反，遂與合謀起兵，其相建德、內史王悍諫  
不聽，遂燒殺德、悍。師古曰：上云其相建德、內史王悍，下云燒殺德、悍，是為相建德、名德也。而景武功臣侯表云：遽侯橫父建德，以趙相死事。子侯，則是不知其姓。表傳不同，疑後人轉寫此傳，誤脫字也。發兵往其西界，欲待吳楚俱進。北使匈奴與  
連和，漢使曲周侯酈寄擊之。趙王城守邯鄲，相距七

月吳楚敗匈奴聞之亦不肯入邊樂布自破齊還并  
兵引水灌趙城城壞王遂自殺國除景帝憐趙相內  
史守正死皆封其子為列侯

趙共王恢十一年傳梁王彭越誅立恢為梁王十六年

趙幽王死呂后徙恢王趙恢心不樂太后以呂產女

為趙王后王后從官皆諸呂也內擅權微司趙王王

不得自恣王有愛姬王后鳩殺之王乃為歌詩四章

令樂人歌之王悲思六月自殺太后聞之以為用婦

人故自殺無思奉宗廟禮廢其嗣

燕靈王建十一年傳燕王盧縮亡入匈奴明年立建為

燕王十五年薨有美人子師古曰王之美人生子也太后使人殺

之絕後

齊悼惠王子前後凡九人為王太子襄為齊哀王次

子章為城陽景王興居為濟北王將閭為齊王志為

濟北王辟光為濟南王師古曰辟音賢為菑川王印

為膠西王雄渠為膠東王齊哀王襄孝惠六年嗣立

明年惠帝崩呂太后稱制元年以其兄子酈侯呂台

為呂王師古曰酈音敷割齊之濟南郡為呂王奉邑師古曰奉音扶

用反他皆類此明年哀王弟章入宿衛于漢高后封為朱虛

侯以呂祿女妻之後四年封章弟興居為東牟侯皆

宿衛長安高后七年割齊琅邪郡立營陵侯劉澤為

琅邪王史記其明年是歲趙王友幽死于邸三趙王既廢高后立

諸呂為三王擅權用事章年二十有氣力忿劉氏不

得職嘗入侍燕飲高后令章為酒吏章自請曰臣將

種也請得以軍法行酒高后曰可酒酣章進歌舞已

而曰請為太后言耕田師古曰欲申諷喻也高后見子畜之師古

曰比之笑曰顧乃父知田耳師古曰顧念也乃汝也

于子也師古曰顧念也乃汝也曰乃父直謂王肥耳下又云齊王自

以兒于年少豈可以琅邪為父也師古曰若生而為王子

安知田乎師古曰若亦汝也章曰臣知之太后曰試為我言

田意章曰深耕概種立苗欲疏師古曰概稠也概種者言多生子孫也疏

立者四散置之令師古曰以非其種者鉏而去之師古曰以

后默然頃之諸呂有一人醉亡酒師古曰避章追拔

劍斬之而還報曰有亡酒一人臣謹行軍法斬之太

后左右大驚業已許其軍法亡以罪也因罷酒自是

後諸呂憚章雖大臣皆依朱虛侯劉氏為彊師古曰

其明年高后崩趙王呂祿為上將軍呂王產為相

國皆居長安中聚兵以威大臣欲為亂章以呂祿女

為婦知其謀乃使人陰出告其兄齊王欲令發兵西

誅諸呂因立齊王為帝齊王聞此計與其舅駟鈞郎

呂后時猶能行此至王莽西氏或氏而行之祇速社耳

中令祝午中尉魏勃陰謀發兵齊相召平聞之師古曰召

讀曰邵乃發兵入衛王宮魏勃給平曰王欲發兵非有

漢虎符驗也而相君圍王固善勃請為君將兵衛衛

王師古曰謂將兵及衛守之召平信之乃使魏勃將

勃既將以兵圍相府召平曰嗟乎道家之言當斷不

斷反受其亂遂自殺于是齊王以駟鈞為相魏勃為

將軍祝午為內史悉發國中兵使祝午給琅邪王曰

呂氏為亂齊王發兵欲西誅之齊王自以兒子年少

不習兵革之事願舉國委大王大王自高帝將也師古

曰言自高帝之時已為將也習戰事齊王不敢離兵服虔曰不敢離其兵而到

琅邪使臣請大王幸之臨菑見齊王計事并將齊兵以

西平關中之亂琅邪王信之以為然廼馳見齊王齊

王與魏勃等因留琅邪王而使祝午盡發琅邪國而

并將其兵琅邪王劉澤既欺不得反國乃說齊王曰

齊悼惠王高皇帝長子也推本言之大王高皇帝適

長孫也師古曰適讀曰嫡當立今諸大臣狐疑未有所定而

澤于劉氏最為長年大臣固待澤決計今大王留臣

無為也不如使我入關計事齊王以為然乃益具車

送琅邪王琅邪王既行齊遂舉兵西攻呂國之濟南

于是齊王遺諸侯王書曰高帝平定天下王諸子弟



悼惠王薨，惠帝使留侯張良立臣為齊王。惠帝崩，高后用事，春秋高，聽諸呂擅廢帝，更立，又殺三趙王，滅

梁趙燕，以王諸呂，分齊國為四。師古曰：本自齊國，更分為濟南琅邪城陽

凡為四也。忠臣進諫，上或亂不聽。今高后崩，皇帝春秋富

師古曰：言年幼也。比之于財，方未匱竭，故謂之富。未能治天下，固待大臣諸

侯。今諸呂又擅自尊官，聚兵嚴威，劫列侯忠臣，橋制

以令天下。師古曰：橋，託也。託天子之制詔也。橋音矯。宗廟以危，寡人帥兵

入誅，不當為王者。漢聞之，相國呂產等遣大將軍潁

陰侯灌嬰將兵擊之。嬰至滎陽，乃謀曰：諸呂舉兵關

中，欲危劉氏而自立。今我被齊還報，是益呂氏資也。

乃留兵屯滎陽，使人諭齊王及諸侯與連和，以待呂

氏之變而共誅之。齊王聞之，乃屯兵西界待約。呂祿

呂產欲作亂，朱虛侯章與太尉勃丞相平等誅之。章

首先斬呂產。太尉勃等乃盡誅諸呂，而琅邪王亦從

齊至長安。大臣議欲立齊王，皆曰：母家駟鈞惡戾，虎

而冠者也。張晏曰：言鈞惡戾如虎著冠。訪以呂氏故，幾亂天下。如淳曰：訪猶方也。師古曰：幾音鉅，依反。今又立齊王，是欲復為呂氏也。代

王母家薄氏君子長者，且代王高帝子，于今見在最

為長，以子則順，以善人則大臣安。于是大臣乃謀迎

代王，而遣章以誅呂氏事告齊王，令罷兵。灌嬰在滎

陽

陽聞魏勃本教齊王反既誅呂氏罷齊兵使使召責問魏勃勃曰失火之家豈暇先言丈人後救火乎師古

曰言以社稷將危故舉兵因退立股戰而栗師古曰以匡之不服待有詔命也

戰者懼之甚也恐不能言者終無他語灌將軍執視笑曰人

謂魏勃勇妄庸人耳何能為乎乃罷勃師古曰勃父

以善鼓琴見秦皇帝及勃少時欲求見齊相曹參家

貧無以自通乃常獨早埽齊相舍人門外舍人怪之

以為物而司之得勃師古曰物謂鬼神司者察視之勃曰願見相君

無因故為子埽欲以求見于是舍人見勃曹參因以

為舍人一為參御言事以為賢言之悼惠王王召見

拜為內史始悼惠王得自置二千石及悼惠王薨哀

王嗣勃用事重于相齊王既罷兵歸而代王立是為

孝文帝文帝元年盡以高后時所割齊之城陽琅邪

濟南郡復予齊而徙琅邪王王燕益封朱虛侯東牟

侯各二千戶黃金千斤是歲齊哀王薨子文王則嗣

十四年薨無子國除城陽景王章孝文二年以朱虛

侯與東牟侯興居俱立二年薨子共王喜嗣孝文十

二年徙王淮南五年復還王城陽凡立三十三年薨

子頃王延嗣二十六年薨子敬王義嗣九年薨子惠

王武嗣十一年薨子荒王順嗣四十六年薨子戴王

朱虛侯才氣英精功亦非則宜王而不王政以才氣為諸大臣忌故也

恢嗣八年薨子孝王景嗣二十四年薨子哀王雲嗣  
一年薨無子國絕成帝復立雲兄俚為城陽王王莽  
時絕濟北王興居初以東牟侯與大臣共立文帝于  
代邸曰誅呂氏臣無功請與太僕滕公俱入清宮師  
曰滕公夏遂將少帝出迎皇帝入宮始誅諸呂時朱  
侯嬰也古虛侯章功尤大大臣許盡以趙地王章盡以梁地王  
興居及文帝立聞朱虛東牟之初欲立齊王故黜其  
功師古曰二年王諸子乃割齊二郡以王章興居章  
不賞之興居意自以失職奪功歲餘章薨而匈奴大入邊漢  
多發兵丞相灌嬰將擊之文帝親幸太原興居以為

天子自擊胡遂發兵反上聞之罷兵歸長安使棘蒲

侯柴將軍張晏曰擊破虜濟北王王自殺國除文帝

憫濟北王逆亂以自滅明年盡封悼惠王諸子罷軍

等七人為列侯師古曰罷音皮至十五年齊文王又

薨無子時悼惠王後尚有城陽王在文帝憐悼惠王

適嗣之絕師古曰適于是乃分齊為六國盡立前所

封悼惠王子列侯見在者六人為王齊孝王將闕以

楊虛侯立濟北王志以安都侯立菑川王賢以武成

侯立膠東王雄渠以白石侯立膠西王卬以平昌侯

立濟南王辟光以勃侯立服虔曰勃音勒孝文十六

年六王同日俱立立十一年孝景三年吳楚反膠東

膠西菑川濟南王皆發兵應吳楚欲與齊師古曰與

齊孝王狐疑城守不聽三國兵共圍齊張晏曰膠西

○劉奉世曰吳王濞傳前云膠西膠東菑川三國各引兵歸則此

三國無濟南王也然初言四國齊王使路中大夫告

于天子張晏曰姓路天子復令路中大夫還報告齊

王堅守漢兵今破吳楚矣路中大夫至三國兵圍臨

菑數重無從入三國將與路中大夫盟曰若反言漢

已破矣師古曰若汝也反齊趣下三國不且見屠師

曰趣讀路中大夫既許至城下望見齊王曰漢已發

兵百萬使太尉亞夫擊破吳楚方引兵救齊齊必堅

守無下三國將誅路中大夫齊初圍急陰與三國通

謀約未定會路中大夫從漢來其大臣乃復勸王無

下三國會漢將欒布平陽侯等兵至齊師古曰平擊

破三國兵解圍已後聞齊初與三國有謀將欲移兵

伐齊齊孝王懼飲藥自殺而膠東膠西濟南菑川王

皆伏誅國除獨濟北王在齊孝王之自殺也景帝聞

之以為齊首善師古曰言其初以迎劫有謀非其罪

也召立孝王太子壽是為懿王二十三年薨子厲王

次昌嗣其母曰紀太后太后取其弟紀氏女為王后

王不愛紀太后欲其家重寵師古曰重音直用反令其長女紀

翁主入王宮師古曰諸王女曰翁主而紀氏所生故謂之紀翁主正其後宮無

令得近王欲令愛紀氏女王因與其姊翁主姦齊有

宦者徐甲師古曰宦者奄人入事漢皇太后張晏曰皇太后武帝之母皇

太后有愛女曰脩成君脩成君非劉氏子蘇林曰皇太后前嫁

金氏所生太后憐之脩成君有女娥太后欲嫁之于諸侯

宦者甲乃請使齊必令王上書請娥皇太后大喜使

甲之齊時主父偃知甲之使齊以取后事亦因謂甲

即事成幸言偃女願得充王後宮甲至齊風以此事

師古曰風讀曰諷紀太后怒曰王有后後宮備具且甲齊貧

人及為宦者入事漢初無補益乃欲亂吾王家且主

父偃何為者乃欲以女充後宮甲大窮還報皇太后

曰王已願尚娥師古曰尚配也然事有所害恐如燕王燕王

者與其子昆弟姦坐死師古曰燕王定國傳云與其子女三人姦子昆弟者言是

其子女又長幼非一故云子昆弟也一曰子昆弟者定國之姊妹也言定國姦其子女及其姊妹故

以燕感太后師古曰言齊王與其姊妹姦終太后曰

母復言嫁女齊事當坐之致死不足嫁女與之太后曰

也主父偃由此與齊有隙偃方幸用事因言齊臨菑

十萬戶市租千金師古曰收一市之租直千金也人眾殷富鉅于長

安非天子親弟愛子不得王此今齊王與親屬益疏

與一作於

乃從容言呂太后時齊欲反師古曰從音千容反及吳楚時孝

王幾為亂師古曰幾音鉅依反今聞齊王與其姊亂于是武帝

拜偃為齊相且正其事偃至齊急治王後宮宦者為

王通于姊翁主所者辭及王王年少懼以罪為吏所

執誅乃飲藥自殺是時趙王懼主父偃一出敗齊恐

其漸疏骨肉乃上書言偃受金及輕重之短師古曰輕重謂

用心不平天子亦因囚偃公孫弘曰齊王以憂死無後非

誅偃無以塞天下之望偃遂坐誅厲王立五年國除

濟北王志吳楚反時初亦與通謀後堅守不發兵故

得不誅徙王菑川元朔中齊國絕悼惠王後唯有二

國城陽菑川菑川地比齊師古曰比近也音頻二反武帝為悼惠

王冢園在齊廼割臨菑東園悼惠王冢園邑盡以予

菑川師古曰園謂周繞也令奉祭祀志立三十五年薨是為懿

王子靖王建嗣二十年薨子頃王遺嗣三十五年薨

子思王終古嗣五鳳中青州刺史奏終古使所愛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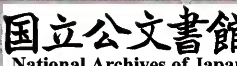
與八子及諸御婢姦如淳曰八子妾號終古或參與被席師古曰

曰與讀曰預或白晝使羸伏犬馬交接師古曰羸者露形體也音郎果反

終古親臨觀產子輒曰亂不可知使去其子師古曰去除也

音丘呂反事下丞相御史奏終古位諸侯王以令置八子

秩比六百石所以廣嗣重祖也而終古禽獸行亂君



臣夫婦之別，悖逆人倫，請逮捕，有詔削四縣。二十八年，薨。子考王尚嗣。五年，薨。子孝王橫嗣。三十一年，薨。子懷王交嗣。六年，薨。子永嗣。王莽時絕。

贊曰：悼惠之王齊，最為大國，以海內初定，子弟少，激秦孤立，亡藩輔。師古曰：激，感發也。音工歷反。故大封同姓，以填天

下。師古曰：填，音竹刃反。時諸侯得自除御史大夫、群卿以下，眾

官如漢朝，漢獨為置丞相。自吳楚誅後，稍奪諸侯權。左官附益阿黨之法，設張晏曰：諸侯有罪，傅相不舉

令之條也。左官解在諸侯王。其後諸侯唯得衣食租稅，貧者或乘牛車。

前漢書卷之三十九

蕭何曹參傳第九

蕭何沛人也。以文母害為沛主吏掾。服虔曰：為人解

劭曰：雖為文吏而不刻害也。蘇林曰：無害若言無比也。一曰：害勝也。無能勝害之者。晉灼曰：酷吏傳趙禹

為丞相，亞夫吏府中皆稱其廉然。亞夫不任曰：極知禹無害，然文深不可以居大府。蘇說是也。師古曰：害

傷也。無人能傷害之者。蘇晉兩說皆得其意。服應非也。○劉奉世曰：持法者能以已意私怨陷人，謂之害

故貴于文。毋害者，蓋其時擇吏之。二事也。亞夫所以為吏矣。文毋害者，蓋其時擇吏之。二事也。亞夫所以

稱禹無害，廉其一節也。故韓信又云：無行不得推擇為吏，餘說太汎。高祖為布衣時，數

以吏事護高祖。高祖為亭長，常佑之。師古曰：佑，助也。言居家時為何

所護，及為亭長，高祖以吏繇咸陽。師古曰：繇，讀也。皆

送奉錢三何獨以五師古曰出錢以資行他人皆秦

御史監郡者與從事辨之張晏曰何與共事備辨明

何與從事也秦時無刺史以御史監郡師古曰二說

皆是○劉攽曰此句先題目下事言秦制御史監郡

從事其辨之何迺給泗水卒史師古曰泗水郡沛

史事第一師古曰課最上秦御史欲入言徵何何固請得毋

行孟康曰當還入相秦事故召何也師古曰此說非

也御史以何明辨欲因入奏事之次言于朝廷徵

請而御史止故得不行也及高祖起為沛公何嘗為

丞督事師古曰督謂監視之也沛公至咸陽諸將皆

爭走金帛財物之府分之師古曰走謂何獨先入收

秦丞相御史律令圖書藏之沛公具知天下說塞戶

口多少強弱處民所疾苦者以何得秦圖書也初諸

侯相與約先入關破秦者主其地沛公既先定秦項

羽後至欲攻沛公沛公謝之得解羽遂屠燒咸陽與

范增謀曰巴蜀道險秦之遷民皆居蜀迺曰蜀漢亦

關中地也故立沛公為漢王而三分關中地王秦降

將以距漢王漢王怒欲謀攻項羽周勃灌嬰樊噲皆

勸之何諫之曰雖王漢中之惡不猶愈于死乎漢王

曰何為乃死也何曰今眾弗如百戰百敗不死何為

周書曰天子不取反受其咎師古曰周書者本與尚

篇之外劉向所語曰天漢其稱甚美孟康曰語古語

濬而不用  
定見定力  
漢初獨何  
一人  
不但戶口  
歷代典章

古聖奇書  
皆在漢家  
一代規模  
宏遠權輿  
于此

補史記妙



信登壇歎  
語即相國  
本謀但何  
以靜用而  
信以銳出

若天之有河漢名號休美臣贊曰流俗語云天漢其  
言常以漢配天此美名也師古曰贊說是也天漢河  
漢夫能誦于一人之下而信于萬乘之上者湯武是

也。師古曰信讀曰臣願大王王漢中養其民以致賢  
人。收用巴蜀還定三秦天下可圖也漢王曰善乃遂

就國以何為丞相何進韓信漢王以為大將軍說漢

王令引兵東定三秦語在信傳何以丞相留收巴蜀

填撫諭告師古曰填音竹刃反使給軍食漢二年漢王與諸侯

擊楚何守關中侍太子治櫟陽為令約束立宗廟社

稷宮室縣邑輒奏上可許以從事師古曰可其所奏許其所請依以行事

即不及奏輒以便宜施行上來以聞應劭曰上來還乃以所為

也聞計戶轉漕給軍漢王數失軍遜去何常與關中卒

輒補缺上以此剽屬任何關中事師古曰剽讀與專同又音章阮反此

即言專聲之急上者也又俗語猶然他皆類此屬音之欲反漢三年與項羽相距

京索間師古曰索音山客反上數使使勞苦丞相師古曰勞音來到反以下

亦鮑生謂何曰師古曰鮑生當時有識之士姓鮑而為諸生也今王暴衣露

蓋數勞苦君者有疑君心為君計莫若遣君子孫昆

弟能勝兵者悉請軍所上益信君于是何從其計漢

王大說師古曰說讀曰悅漢五年已殺項羽即皇帝位論功

行封群臣爭功歲餘不決上以何功最盛先封為酈

侯文穎曰音贊師古曰先封何者謂諸功臣舊未爵者何最在前封也酈屬南陽解在高紀○宋祁曰

蕭何曹參傳

相國之門  
有此奇士  
劉項之勢  
分于此矣  
當未入漢  
之時若無  
相國之策  
而攻項羽  
與項羽相

攻群臣皆  
菹粉矣何  
暇爭功乎  
哉

前漢書

三

鮑生之言  
始驗

索隱鄒氏云鄒屬沛郡音嗟屬南陽音贊又臣贊按  
茂書蕭何國在南陽則字當音贊今多呼為嗟也  
食邑八千戶功臣皆曰臣等身被堅執兵多者百餘  
戰少者數十合攻城略地大小各有差今蕭何未有  
汗馬之勞徒持文墨議論不戰顧居臣等上何也師  
曰顧猶上曰諸君知獵乎曰知之知獵狗乎曰知之  
反也師古曰發縱謂解繼而放之也指示者以手指示之  
今俗言放狗縱音子用反而讀者乃為蹤蹟之蹤非  
也書本皆不為蹤字自有  
逐蹤之狗不待人發也今諸君徒能走得獸耳功  
狗也至如蕭何發縱指示功人也且諸君獨以身從  
我多者三兩人蕭何舉宗數十人皆隨我功不可忘

也群臣後皆莫敢言列侯畢已受封奏位次皆曰平  
陽侯曹參身被七十創攻城略地功最多宜第一上  
已撓功臣多封何應劭曰撓屈也師  
古曰音女教反至位次未有以  
復難之然心欲何第一關內侯鄂千秋時為謁者進  
曰群臣議皆誤夫曹參雖有野戰略地之功此特一  
時之事夫上與楚相距五歲失軍亡眾跳身逐者數  
矣師古曰跳身謂  
輕身走出也然蕭何常從關中遣軍補其處非  
上所詔令召而數萬眾會上乏絕者數矣夫漢與楚  
相守滎陽數年軍無見糧蕭何轉漕關中給食不乏  
陛下雖數亡山東蕭何常全關中待陛下此萬世功

行漢書 卷三十九

蕭何曹參傳

也。今雖無曹參等百數，何缺于漢。師古曰：數音所具反。漢得之，不必待以全。奈何欲以一旦之功，而加萬世之功哉？蕭何當第一，曹參次之。上曰：善。于是乃令何第一，賜帶劔履上殿，入朝不趨。上曰：吾聞進賢受上賞，蕭何功雖高，待鄂君，迺得明。于是因鄂千秋，故所食關內侯邑二千戶，封為安平侯。是日，悉封何父母兄弟十餘人，皆食邑，乃益封何二千戶。以嘗繇咸陽時，何送我獨贏錢二也。師古曰：贏餘也。二，謂二百也。衆人送皆三百，何獨五百，故云贏二也。陳豨反，上自將至邯鄲，而韓信謀反關中。呂后用何計，誅信。語在信傳。上已聞誅信，使使拜丞相為相國，益

史臣細細羅寫帝之

疑相國以貽鳴信越之究可謂無識

封五千戶，令卒五百人，一都尉為相國衛。諸君皆賀，召平獨弔。師古曰：召平者，故秦東陵侯。秦破為布衣，貧種瓜長安城東，瓜美，故世謂東陵瓜。從召平始也。平謂何曰：禍自此始矣。上暴露于外，而君守于內，非被矢石之難，而益君封置衛者，以今者淮陰新反于中，有疑君心，夫置衛衛君，非以寵君也。師古曰：恐其為變，故守衛。願君讓封，勿受，悉以家私財佐軍，何從其計。上說。師古曰：悅。其秋，黥布反，上自將擊之。數使使問相國何為。師古曰：問其居。曰：為上在軍，拊循勉百姓，悉所有佐軍，如陳豨時。師古曰：悉，盡也。盡所有，糧食資用出以佐軍也。客又說

乃知約法三章皆何本謀也

謂史功臣至以  
此自全漢  
之所以不  
商周也

何曰君滅族不久矣。夫君位為相國功第一。不可復  
加。然君初入關。本得百姓心。十餘年矣。皆附君。尚復  
孳孳得民和。師古曰孳字與孜同。孜孜言不怠也。上所謂數問君。畏君  
傾動關中。今君胡不多買田地。賤貴資以自汗。上心  
必安。師古曰貴賒也。貴音土得反。于是何從其計。上乃大說。上罷  
布軍歸。民道遮行。師古曰在道遮天子行。上書言相國彊賤買  
民田宅數千人。上至何謁。上笑曰。今相國廼利民。民  
所上書皆以與何。曰。君自謝民。後何為民請。曰。長安  
地陝。上林中多空。地棄。願令民得入田。毋收彙為獸  
食。師古曰彙禾稈也。言恣人田之不收。其彙稅也。彙音工老反。稈音工旱反。上大怒曰。相

國多受賈人財物。為請吾苑。乃下何廷尉械繫之。數

日。主衛尉侍。

如淳曰百官公卿表衛尉王氏無名。前字師古曰史失之也。侍謂侍天子也。

問曰。相國胡大罪。陛下繫之暴也。

師古曰前問謂進而請也。胡何也。

上曰。吾聞李斯相秦皇帝。有善歸主。有惡自予。今相

國多受賈豎金。為請吾苑。以自媚于民。故繫治之。王

衛尉曰。夫職事苟有便于民。而請之。真宰相事也。陛

下奈何乃疑相國受賈民錢乎。且陛下距楚數歲。陳

豨黥布反時。陛下自將往。當是時。相國守關中。關中

搖足。則關西非陛下有也。相國不以此時為利。乃利

賈人之金乎。且秦以不聞其過亡天下。夫李斯之分

過文何足法哉。陛下何疑宰相之淺也。上不懌。是日使使持節赦出何。何年老素恭謹。徒跣入謝。上曰。相國休矣。師古曰。令出外自休息。相國為民請吾苑。不許。我不過為桀紂主。而相國為賢相。吾故繫相國。欲令百姓聞吾過。高祖崩。何事惠帝。何病。上親自臨視何疾。因問曰。君即百歲後。誰可代君。對曰。知臣莫如主。帝曰。曹參何如。何頓首曰。帝得之矣。何死不恨矣。何買田宅必居窮僻處。師古曰。僻讀曰僻。僻隱也。為家不治垣屋。師古曰。垣。墻也。曰。令後世賢師吾儉。不賢母為執家所奪。孝惠二年。何薨。諡曰文終侯。子祿嗣。薨無子。高后廼封何夫人同

為鄴侯。小子延為筑陽侯。

師古曰。鄴及筑陽皆南陽縣也。今其地並屬襄州筑

音逐孝文元年。罷同更封延為鄴侯。薨。子遺嗣。薨無子。

文帝復以遺弟則嗣。有罪免。景帝二年。制詔御史。故

相國蕭何。高皇帝大功臣。所與為天下也。

師古曰。為治也。一曰

共造其功業今其祀絕。朕甚憐之。其以武陽縣戶二千封

何孫嘉為列侯。嘉則弟也。薨。子勝嗣。後有罪免。武帝

元狩中。復下詔御史。以鄴戶二千四百封何曾孫慶

為鄴侯。布告天下。令明知朕報蕭相國德也。慶則子

也。薨。子壽成嗣。坐為太常犧牲瘦免。宣帝時。詔丞相

御史求問蕭相國後在者。得玄孫建世等十二人。復

下詔以鄴戶二千封建世為鄴侯傳子至孫獲坐使  
奴殺人減死論成帝時復封何玄孫之子南繇長喜  
為鄴侯蘇林曰繇音人足攀繇之攀鉅鹿縣名也師古曰喜為此縣之長傳子至曾  
孫主莽敗乃絕

曹參沛人也秦時為獄掾而蕭何為主吏居縣為豪

吏矣師古曰言參及蕭何並為吏之豪長也高祖為沛公也參以中涓

從如淳曰中涓如中謁者也師古曰涓潔也言其在內主知潔清灑埽之事蓋親近左右也擊胡

陵方與音房攻秦監公軍大破之孟康曰監御史

擊泗水守軍薛郭西復攻胡陵取之徙守方與方與

反為魏擊之豐反為魏攻之賜爵七大夫北擊司馬  
欣軍碭東取狐父文穎曰善置置名也晉灼曰狐音抵師古曰狐父祁

擊秦將章邯車騎攻轅戚及亢父師古曰亢父音抗甫先登遷

為五大夫北救東阿擊章邯軍陷陳追至濮陽攻定

陶取臨濟南救雍丘擊李由軍破之殺李由虜秦侯

一人章邯破殺項梁也沛公與項羽引兵而東楚懷

王以沛公為碭郡長將碭郡兵于是乃封參執帛鄭  
曰楚爵也張號曰建成君遷為戚公屬碭郡師古曰  
晏曰孤卿也其後從攻東郡尉軍破之成武南擊王離軍成陽

自擊胡陵  
方與直至  
留平齊未  
股者大小  
凡百餘戰  
史能紀其  
勝而不能  
知其所以  
勝此皆平  
陽善藏其  
用功高而  
上不疑神  
武而身不  
危高帝以  
入傑許淮

陰而不能  
以人傑許  
平陽也亦  
在其術中  
矣

南又攻杜里大破之追北西至開封擊趙賁軍破之

師古曰圍趙賁開封城中西擊秦將楊熊軍于曲遇

師古曰曲音丘破之虜秦司馬及御史各一人遷為

執珪張晏曰侯伯執珪以朝位比之如淳曰從西攻

陽武下轅轅緱氏絕河津擊趙賁軍尸北破之孟康

鄉之從南攻犍與南陽守齧戰陽城郭東應劭曰陷

陳取宛虜齧定南陽郡師古曰高紀言南陽守齧降

傳不同從西攻武關峽關取之師古曰前攻秦軍藍

田南又夜擊其北軍大破之遂至咸陽破秦項羽至

以沛公為漢王漢王封參為建成侯從至漢中遷為

將軍從還定三秦攻下辨故道鄧展曰武雍蘇林

扶風二縣擊章平軍于好時南破之圍好時取壤鄉

也擊三秦軍壤東及高櫟破之師古曰復圍

章平平出好時走因擊趙賁內史保軍破之東取咸

陽更名曰新城參將兵守景陵二十三日孟康曰三

秦使章平等攻參參出擊大破之賜食邑于寧秦蘇林

曰今以將軍引兵圍章邯廢丘以中尉從漢王出臨

晉關至河內下修武度圍津師古曰東擊龍且項佗

定陶破之師古曰且音子餘東取碭蕭彭城擊項籍

軍漢軍大敗走參以中尉圍取雍丘王武反于外黃

程處反于燕。服虔曰皆漢將師古曰燕東郡之縣故南燕國音一千反往擊盡破

之。柱天侯反于衍氏。進破取衍氏。擊羽嬰于昆陽。追

至葉。師古曰葉南陽縣也音式涉反還攻武彊。師古曰武彊城在陽武因至滎

陽。參自漢中為將軍中尉。從擊諸侯。及項王敗。還至

滎陽。師古曰敗謂戰彭城而敗漢二年。拜為假左丞相。入屯兵關

中。月餘。魏王豹反。以假左丞相別與韓信東攻魏。將

孫遨軍東張。蘇林曰東張屬河東大破之。因攻安邑。

得魏將王襄。擊魏王于曲陽。追至東垣。生獲魏王豹。

取平陽。得豹母妻子。盡定魏地。凡五十二縣。賜食邑

平陽。因從韓信擊趙。相國夏稅軍于鄔東。蘇林曰鄔太原縣也

師古曰說讀曰悅鄔音一戶反又音乙據反大破之。斬夏說。韓信與故常

山王張耳引兵下井陘。擊成安君陳餘。而令參還圍

趙別將戚公于鄔城中。戚公出走。追斬之。迺引兵詣

漢王。在所。韓信已破趙。為相國。東擊齊。參以左丞相

屬焉。攻破齊。歷下軍。遂取臨淄。還定濟北郡。收著潔

陰平原。鬲盧。師古曰五縣名也時未有濟北郡史追書之耳著音竹庶反又音直庶反潔音

它合反鬲與隔同已而從韓信擊龍且。軍于上假密。文穎曰或以為

高密大破之。斬龍且。虜亞將周蘭。師古曰亞將次將也定齊郡。凡

得七十縣。得故齊王田廣相田光。其守相許章。及故

將軍田既。師古曰守相為相居守者韓信立為齊王。引兵東。詣陳



與漢王共破項羽。而參留平齊未服者。漢王即皇帝位。韓信徙為楚王。參歸相印焉。高祖以長子肥為齊王。而以參為齊相國。高祖六年。與諸侯剖符。賜參爵列侯。食邑平陽萬六百三十戶。世世勿絕。參以齊相國擊陳豨將張春。破之。黥布反。參從悼惠王將車騎十二萬。與高祖會擊黥布軍。大破之。南至蘄。還定竹邑。相蕭留。師古曰。四縣名。參功凡下二國。縣百二十二。得王二人。相三人。將軍六人。大莫蹏郡守司馬侯御史各一人。如淳曰。蹏音敖。張晏曰。莫敖。楚卿號也。時近六國故。有令尹莫敖之官。孝惠元年。除諸侯相國法。更以參為齊丞相。參之相齊。齊七十

當暴秦之日而約法三章。當秦法苛急之後。而言治道貴清靜。真湯火中清涼散也。

城天下初定。悼惠王富于春秋。參盡召長老諸先生。問所以安集百姓。而齊故諸儒以百數。師古曰。數音所具反。言人人殊。參未知所定。聞膠西有蓋公。師古曰。蓋音古。蓋反。善治黃老言。張晏曰。黃帝老子之書。使人厚幣請之。既見蓋公。蓋公為言治道貴清靜。而民自定。推此類具言之。參于是避正堂舍蓋公焉。師古曰。舍止也。其治要用黃老術。故相齊九年。齊國安集。大稱賢相。蕭何薨。參聞之。告舍人趣治行。師古曰。舍人猶家人也。一說。私屬官。主家事者也。趣讀曰。促。謂速也。治行。謂修行治裝也。吾且入相。居無何。使者果召參。參去屬。其後相。師古曰。屬音之。反。欲曰。以齊獄市為寄。慎勿擾也。後相曰。治無大于此。

二賢何等  
識見何等  
昂第而云  
有隙何言  
之淺也此  
正二人所  
以消高帝  
疑忌處

者乎。參曰。不然。夫獄市者。所以并容也。今君擾之。姦  
人安所容乎。吾是以先之。孟康曰。夫獄市者。兼受善  
惡。若窮極姦人。姦人無所  
容。竄反。且為亂。秦人極刑。而天下畔。孝武峻法。而獄  
繁。此其効也。師古曰。老子云。我無為。民自化。我好靜。  
民自正。參欲以道化。始參微時。與蕭何善。及為宰相。  
為本。不欲擾其末也。故怨何也。劉奉世曰。此特師古意料之爾。  
有隙。師古曰。參自以戰關功多。而封賞每在何後。至  
何且死。所推賢唯參。參代何為相國。舉事無所變更。  
一遵何之約束。師古曰。舉皆也。言擇郡國吏長大。孟  
曰。取年長。大也。訥于文辭。謹厚。長者。即召除為丞相。史吏言  
文刻深。欲務聲名。輒斥去之。師古曰。斥。卻也。日夜飲酒。卿大  
夫以下吏。及賓客。見參不事事。如淳曰。不事。來者皆  
夫以下吏。及賓客。見參不事事。

此種和術  
相業從何  
處得來至  
今未有窺  
其際也

欲有言。至者。參輒飲以醇酒。師古曰。醇酒。不  
澆。謂厚酒也。度之欲  
有言。復飲酒。醉而後去。師古曰。度音大。各終莫得開  
說。如淳曰。開。謂以為常。相舍後園。近吏舍。吏舍日飲  
歌呼。師古曰。呼音火。從吏患之。無如何。師古曰。從。吏  
者也。從音。迺請參遊後園。聞吏醉歌呼。從吏幸相國  
召按之。乃反。取酒張坐飲。師古曰。張。設坐席而大歌  
呼。與相和。參見人之有細過。掩匿覆蓋之。府中無事。  
參子窻為中大夫。師古曰。窻音張。律反。惠帝怪相國不治事。以  
為豈少朕與。師古曰。言豈以我為迺謂窻曰。女歸。試  
私從容問乃父。師古曰。乃汝也。曰。高帝新棄群臣。帝富于春

秋君為相國日飲無所請事何以憂天下然無言吾告女也。窟既洗沐歸時閒自從其所諫參。師古曰開謂空隙也

自從其所猶言自出其意也參怒而答之二百曰趣入侍。師古曰曰趣讀曰促天下事非乃所當言也。至朝時帝讓參。師古曰曰讓責也曰

與窟胡治乎。師古曰胡何也言共窟為何治也治音丈吏反乃者我使諫君也。師古曰乃者猶言曩者參免冠謝曰陛下自察聖武孰與高

皇帝上曰朕乃安敢望先帝參曰陛下觀參孰與蕭何賢上曰君似不及也參曰陛下言之是也且高皇

帝與蕭何定天下法令既明具陛下垂拱參等守職遵而勿失不亦可乎惠帝曰善君休矣。師古曰且參令出休息參

為相國二年薨諡曰懿侯百姓歌之曰蕭何為法講史類通鑑若畫一。文穎曰議或作較師古曰曹參代之守而勿

失載其清靜民以寧壹。師古曰載猶乘也窟嗣侯高后時至御史大夫傳國至曾孫襄武帝時為將軍擊匈奴薨

子宗嗣有罪完為城旦至哀帝時乃封參玄孫之孫本始為平陽侯二千戶王莽時薨子宏嗣建武中先

降河北封平陽侯至今八侯。劉攽曰八贊曰蕭何曹參皆起秦刀筆吏。師古曰刀所以削書也古者用簡牒故吏

皆以刀筆自隨也當時錄錄未有奇節。師古曰錄錄猶鹿鹿言在凡庶之中也漢興依日月之末光。師古曰易文言云聖人作而萬物覩又曰見龍在田天下文明

脩齡按守恐首訛

贊言何參值漢初與何以信謹守管籥參與韓信俱

故以日月為喻耳師古曰高祖出征何天下既定因民之疾秦法史奉法

征伐師古曰高祖出征何每居守故言守管籥師古曰冠為

順流與之更始二人同心遂安海內淮陰黥布等已謂居其守

滅唯何參擅功名位冠群臣聲施後世師古曰冠為

一代宗臣師古曰言為後世之慶田喬盛矣哉

前漢書卷之三十九

前漢書卷之四十

張陳王周傳第十

張良字子房其先韓人也大父開地應劭曰大父祖

相韓昭侯宣惠王襄哀王父平相釐王師古曰釐悼

惠王悼惠王二十三年平卒卒二十歲秦滅韓良年

少未宦事韓疑是嘗字韓破良家僮三百人弟死

不葬悉以家財求刺客刺秦王為韓報仇以五世相韓

故師古曰從昭侯至良嘗學禮淮陽東見倉海君晉

曰海神也如淳曰東夷君長也師古曰二說並非得

力士為鐵椎重百二十斤秦皇帝東游至博狼沙中

後已正死張陳王周傳

而不可已

也營中星  
隕出師二  
表骨可寒  
心不可寒  
回視願從  
赤松子者  
不徑庭乎  
子房報韓  
武侯挾漢  
兩人結念  
所在一無  
成局留于  
古不了之  
事滴英雄  
滿襟之血  
方之范蠡  
子胥報仇  
雪耻功成  
志滿者更  
有餘味

不愛萬金  
為韓報仇  
之人是何  
等胸次何  
等眼力而  
乃不能容  
一衣褐老  
人乎曰愕  
然欲歐之  
畢竟太史  
公救點語  
也

前漢書

服虔曰河南陽武南地名良與客狙擊秦皇帝師古曰狙

謂密伺之音干誤中副車師古曰副謂後乘也秦皇帝大怒大

索天下師古曰索搜也求賊急甚良乃更名姓亡匿

下邳良嘗閒從容步游下邳圯上服虔曰圯音願楚人謂橋曰圯應劭

曰圯水之上也文穎曰沂水上橋也師古曰下邳之

水非圯水也又非沂水服說是也○臣泌曰按從水

乃詩云江有圯及今有圯水縣字音詳里切據許慎

說文云東楚謂橋為圯在土部本從土傳寫蓋誤從

泥合從土作願音下文墮其履圯下竝作圯字校定

○劉攽曰予謂若本實作圯則應劭無緣解作圯上

疑圯亦自為願音而釋為橋也譬如贍辭作澹辭矣

然則圯字從水亦未為誤而校定亦未宜從土也○

宋祁曰舊本圯從水張泌改作土為從水者是江有

泥之圯音詳里反余謂泌說非也近胡旦作圯橋泥

字從水且願儒也予嘗問之且曰泥音願何所疑揮

說文從圯蓋本字原後人從水未容無義泌改從土

奈應注為泥水之泥又何以辨應有一老父衣褐至

之誤耶用此尤見張泌之率爾也

良所師古曰直猶今道上所服者是直墮其履圯下師古曰直猶

也顧謂良曰孺子下取履良愕然欲歐之師古曰愕

擊也音反為其老迺彊忍下取履因跪進父以足受之

笑而去良殊大驚父去里所復還師古曰行一曰孺

子可教矣後五日平明與我期此良因怪之跪曰諾

五日平明良往父已先在怒曰與老人期後何也去

後五日蚤會師古曰放良令去戒以後五日雞鳴往

父又先在復怒曰後何也去後五日復蚤來五日良

夜半往有頃父亦來喜曰當如是出一編書師古曰

編謂聯

次之也。聯簡讀以為。曰讀是則為王者師。後十年興。

十三年孺子見我濟北穀城山下黃石即我已。師古曰

語終遂去不見。旦日視其書。迺太公兵法。良因異之。

常習誦。居下邳為任俠。項伯嘗殺人。從良匿。後十年。

陳涉等起。良亦聚少年百餘人。景駒自立為楚假王。

在陳留。良欲往從之。行道遇沛公。沛公將數千人。略

地下邳。遂屬焉。沛公拜良為廐將。服虔曰良數以太

公兵法說沛公。沛公喜。常用其策。良為它人言皆不

省。良曰沛公殆天授。師古曰始近也故遂從不去。沛公之薛

見項梁。共立楚懷王。良乃說項梁曰君已立楚後。而

陳一本無

韓諸公子橫陽君成賢可立為王。益樹黨。項梁使良

求韓成。立為韓王。以良為韓司徒。與韓王將千餘人。

西略韓地。得數城。秦輒復取之。往來為游兵。潁川。沛

公之從。雒陽南出轅轅。良引兵從沛公。下韓十餘城。

擊楊熊軍。沛公迺令韓王成留守陽翟。與良俱南攻

下宛。西入武關。沛公欲以二萬人擊秦。嶢關下軍。師古

音嶢。良曰秦兵尚彊。未可輕。臣聞其將屠者子賈豎。

易動以利。師古曰商賈之人志無遠願沛公且留壁。

使人先行。為五萬人具食。益張旗幟。諸山上為疑兵。

師古曰皆所以表已軍之令酈食其持重寶。啗秦將。

此與項羽  
殺秦卒同  
意可見羽  
亦知兵者

師古曰啗音徒  
秦將果欲連和俱西襲咸陽師古曰欲與漢  
王和而隨漢  
沛公欲聽之良曰此獨其將欲叛士卒  
恐不從不從必危不如因其解擊之師古曰解讀曰懈沛公

迺引兵擊秦軍大破之逐北至藍田再戰秦兵竟敗  
遂至咸陽秦王子嬰降沛公沛公入秦宮室帷帳狗  
馬重寶婦女以千數意欲留居之樊噲諫沛公不聽  
良曰夫秦為無道故沛公得至此為天下除殘去賊  
宜縞素為資音灼曰資質也欲令沛公反秦奢秦服  
今始入秦即安其樂此所謂助桀為虐且忠言逆  
耳利于行毒藥苦口利于病願沛公聽樊噲言沛公

叙鴻門事  
裁太史公  
語有法力

迺還軍霸上項羽至鴻門欲擊沛公項伯夜馳至沛  
公軍私見良欲與俱去良曰臣為韓王送沛公今事  
有急亡去不義迺具語沛公沛公大驚曰為之奈何  
良曰沛公誠欲背項王邪沛公曰鯀生說我距關毋  
內諸侯服虔曰鯀音七垢反鯀小人也臣瓚曰楚秦  
地可王也故聽之良曰沛公自度能卻項王乎師古曰卻  
沛公默然曰今為奈何良因要項伯見沛公沛  
公與伯飲為壽結婚令伯具言沛公不敢背項王所  
以距關者備它盜也項羽後解語在羽傳漢元年沛  
公為漢王王巴蜀賜良金百溢服虔曰二十兩曰溢

良于世味不沾帶的器但不從大險阻大功業上磨勘一番入道未必得力比上老人與之一編書非成就其帝師之業正成就其出世之業也

若漢之珠二斗良具以獻項伯漢王亦因令良厚遺項伯使請漢中地服虔曰本不盡與漢中故請來之項王許之漢王

之國良送至褒中遣良歸韓良因說漢王燒絕棧道師古曰棧道閣道也示天下無還心以固項王意迺使良還行

燒絕棧道師古曰還謂歸還韓且行且燒所過之處皆燒之也良歸至韓聞項

羽以良從漢王故不遣韓王成之國與俱東至彭城

殺之時漢王還定三秦良乃遣項王書曰漢王失職

欲得關中如約即止不敢復東又以齊反書遺羽曰

齊與趙欲并滅楚項羽以故北擊齊良迺間行歸漢

漢王以良為成信侯從東擊楚至彭城漢王兵敗而

還至下邑師古曰梁國之縣也今屬宋州漢王下馬踞鞍而問曰吾

欲捐關已東等棄之誰可與共功者師古曰捐關以東謂不自有其地將以與人令其立功共破楚也良曰九江王布楚梟將師古曰梟謂最勇健與項王有隙彭越與齊王田榮反梁地此兩人可

急使而漢王之將獨韓信可屬大事當一面即欲捐

之捐之此三人楚可破也漢王乃遣隨何說九江王

布而使人連彭越師古曰與相連結也及魏王豹反使韓信特

將北擊之因舉燕伐齊趙然卒破楚者此三人力也

良多病未嘗特將兵常為畫策臣時時從漢三年項

羽急圍漢王于滎陽漢王憂恐與酈食其謀燒楚權

劉項存亡在俯仰間非帝者師不能具大職

羽急圍漢王于滎陽漢王憂恐與酈食其謀燒楚權



師古曰撓弱也音酈生曰昔湯伐桀封其後祀武王

誅紂封其後宋今秦無道伐滅六國無立錐之地陛

下誠復立六國後此皆爭戴陛下德義願為臣妾德

義已行南面稱伯楚必歛衽而朝師古曰衽衣襟也漢王曰

善趣刻印先生因行佩之師古曰趣讀曰促佩謂授與六國使帶也酈生

未行良從外來謁漢王漢王方食曰客有為我計撓

楚權者具以酈生計告良曰於子房何如良曰誰為

陛下畫此計者陛下事去矣漢王曰何哉良曰臣請

借前箸以籌之張晏曰求借所食之箸用指畫也或曰前世湯武著明之事以籌度今時

之不若也師古曰或說非也箸音直庶反昔湯武伐桀紂封其後者度能

制其死命也師古曰度音大各反今陛下能制項籍死命乎其

不可一矣武王入殷表商容閭師古曰商容殷賢人也里門曰閭表謂顯

異式箕子門師古曰式亦表也一說至封比干墓今

陛下能乎其不可二矣發鉅橋之粟服虔曰鉅橋倉名也師古曰許

慎云鉅鹿之大散鹿臺之財臣瓚曰鹿臺臺名今在朝歌城中師古曰劉向

云鹿臺大三里高十尺也以賜貧窮今陛下能乎其不可三矣殷

事以畢偃革為軒蘇林曰革者兵車黃輅軒者朱軒也如淳曰偃武備而治禮樂也

倒載干戈示不復用今陛下能乎其不可四矣休馬

華山之陽示無所為今陛下能乎其不可五矣息牛

桃林之櫜晉灼曰在弘農閿鄉南谷中師古曰山海經云夸父之山北有林焉名曰桃林廣圍

以尚武已事明之故曰借前箸籌之

留侯八難  
其深慮處  
尤在後二  
節

南漢書

三百里即謂此也其山谷今在闕鄉縣  
東南湖城縣西南去湖城三十五里  
示天下不復

輸積今陛下能乎其不可六矣且夫天下游士左親

戚棄墳墓師古曰左者言其乖避而委離之以從漢也去故舊從陛下者

但日夜望咫尺之地今乃立六國後唯無復立者師古曰

日既立六國後土地皆盡無以封功游士各歸事其

勞之人故云無復立者唯發語之辭主從親戚反故舊陛下誰與取天下乎其不可七矣

且楚唯毋彊六國復撓而從之服虔曰唯當使楚無

之晉灼曰當今唯楚大無有彊之者若復立六國皆

撓而從之陛下焉得而臣之乎師古曰服說是也

陛下焉得而臣之其不可八矣誠用此謀陛下事去  
矣漢王輟食吐哺師古曰輟罵曰豎儒幾敗迺公事止也哺食

在口中者也幾近也師古曰趣令趣銷印讀曰促後韓信破

齊欲自立為假齊王漢王怒良說漢王漢王使良授

齊王信印師古曰語在信傳五年冬漢王追楚至陽夏南師古曰

曰夏音戰不利壁固陵諸侯期不至良說漢王漢王

用其計諸侯皆至語在高紀漢六年封功臣良未嘗

有戰鬪功高帝曰運籌策帷幄中決勝千里外子房

功也自擇齊三萬戶良曰始臣起下邳與上會留此

天以臣授陛下陛下用臣計幸而時中臣願封留足

矣不敢當三萬戶迺封良為留侯與蕭何等俱封上

已封大功臣二十餘人其餘日夜爭功不決未得行

六國不可  
立信越不  
可不封子  
房隻眼看  
定故俯仰  
而成漢業

南漢書

卷四十一

張陳王周傳

七

封上居維陽南宮從復道望見諸將師古曰復讀曰復往往

數人偶語上曰此何語良曰陛下不知乎此謀反耳

上曰天下屬安定何故而反師古曰屬近也言近始安屬音之欲反良

曰陛下起布衣與此屬取天下今陛下已為天子而

所封皆蕭曹故人所親愛而所誅者皆平生仇怨今

軍吏計功天下不足以徧封此屬畏陛下不能盡封

又恐見疑過失及誅故相聚而謀反耳上迺憂曰為

將奈何良曰上平生所憎群臣所共知誰最甚者上

曰雍齒與我有故怨數窘辱我服虔曰未起之時與我有故怨也師古曰

每以勇力困辱高祖我欲殺之為功多不忍良曰今急先封雍

齒以示群臣群臣見雍齒先封則人人自堅矣于是

上置酒封雍齒為什方侯蘇林曰漢中縣也師古曰

今則屬益州什音十而急趣丞相御史定功行封師古曰群臣

罷酒皆喜曰雍齒且侯我屬無患矣劉敬說上都關

中上疑之左右大臣皆山東人多勸上都雒陽雒陽

東有成臯西有殽黽師古曰殽音殺山也黽音湏背河鄉雒其

固亦足恃師古曰嚮讀曰嚮良曰雒陽雖有此固其中小不

過數百里田地薄四面受敵此非用武之國夫關中

左殽函右隴蜀沃野千里師古曰沃者漑灌也言其土地皆有漑灌之利故云

沃野南有巴蜀之饒北有胡苑之利師古曰謂安定北地郡之北與胡

相接之地可以畜牧阻三面而固守獨以一面東制

諸侯諸侯安定河渭漕輓天下西給京師師古曰輓引也輓音

諸侯有變順流而下足以委輸此所謂金城千里

天府之國師古曰財物所聚謂之府言關中之地物產饒多可備贍給故稱天府也劉敬

說是也于是上即日駕西都關中良從入關性多疾

即道引不食穀孟康曰服辟穀藥而靜居行氣道讀曰導閉門不出歲餘

上欲廢太子立戚夫人子趙王如意大臣多爭未能

得堅決也呂后恐不知所為或謂呂后曰留侯善畫

計上信用之呂后乃使建成侯呂澤劫良曰君常為

上謀臣今上日欲易太子師古曰言日欲易之君安得高枕

而臥良曰始上數在急困之中幸用臣策今天下安

定以愛欲易太子骨肉之間雖臣等百人何益呂澤

疆要曰為我畫計良曰此難以口舌爭也顧上有所

不能致者四人師古曰顧念也四人謂園公綺里季夏黃公角里先生所謂商山四皓也

四人年老矣皆以上嫚媠士師古曰媠與慢同媠古侮字故逃匿

山中義不為漢臣然上高此四人今公誠能母愛金

玉璧帛令太子為書卑辭安車因使辨士固請宜來

師古曰宜來以為客時從入朝令上見之則一助也

于是呂后令呂澤使人奉太子書卑辭厚禮迎此四

人四人至客建成侯所漢十一年黥布反上疾欲使

四人非為呂后而來上高此四

入知已不可不報然非輔翼太子以安天下則又何必來故四一人一至而天下已定不事王侯而未始無功于天下不厭于爵祿而又不孤明主之情者四皓者亦是任俠場中人

前漢書

太子往擊之。四人相謂曰：凡來者將以存太子。太子將兵事危矣。迺說建成侯曰：太子將兵有功，即位不益。師古曰：太子嗣君貴已極矣。雖更立功位無加益矣。無功則從此受禍。且太子所與俱諸將皆與上定天下。梟將也。今迺使太子將之。此無異使羊將狼，皆不肯為用。其無功必矣。臣聞母愛者子抱，今戚夫人日夜侍御，趙王常居前，上終不使不肖子居愛子上，明其代太子位必矣。君何不急請呂后，承閒為上泣。師古曰：因空隙之時。言黥布天下猛將，善用兵。今諸將皆陛下故等夷。師古曰：夷乎也。言故時皆齊等。迺令太子將，此屬莫肯為用。且布聞之，鼓行而西耳。師古曰：鼓行而西耳。

曰擊鼓而行言無所畏

上雖疾，彊載輜車臥而護之。

師古曰：輜車衣車也。

護謂監領諸將

諸將不敢不盡力。上雖苦，彊為妻子計。于是呂澤夜見呂后，呂后承閒為上泣而言，如四人意。上曰：吾惟之，豎子固不足遣。師古曰：惟思也。迺公自行耳。師古曰：迺。

公汝父也。于是上自將而東，群臣居守，皆送至霸上。良疾彊起，至曲郵。師古曰：在新豐西。今俗謂之郵頭。見上曰：臣宜從疾甚。

談行而西自將而東為語可市

楚人剽疾，願上慎母與楚爭鋒。

師古曰：剽音匹，妙反。

因說上令太子為將軍，監關中兵。上謂子房雖疾，強臥傳太子。

是時叔孫通已為太傅，良行少傳事。漢十二年，上從破布歸，疾益甚，愈欲易太子。良諫不聽，因疾不視事。

前漢書

卷四十一

張陳王周傳

十一

帝慮祿產之禍故欲易太子留侯何以不慮及此祿產之變一發而可制者也易太子之禍不減不已者也故留侯寧為此不為彼也高祖起微細與呂后定天下天下已定而肯之天下寧有不為太子者真

叔孫太傅稱說引古以死爭太子。上陽許之。猶欲易之。及宴置酒。太子侍四人者。從太子。年皆八十有餘。須眉皓白。衣冠甚偉。師古曰。所以謂之四皓。上怪問曰。何為者。四人前對。各言其姓名。上迺驚曰。吾求公。避逃我。今公何自從吾兒游乎。四人曰。陛下輕士善罵。臣等義不辱。故恐而亡匿。今聞太子仁孝。恭敬愛士。天下莫不延頸願為太子死者。故臣等來。上曰。煩公幸卒調護太子。師古曰。謂謂保平安之。四人為壽已畢。趨去。上目送之。師古曰。以目瞻之。訖其出也。召戚夫人指視曰。師古曰。視讀曰示。我欲易之。彼四人為之輔。羽翼已成。難動矣。呂氏真迺

高祖身後之事殊無長策得四皓以輔之如釋重負故歌詞滿志比之大風一歌更為橫溢

主矣。師古曰。迺汝也。戚夫人泣涕。上曰。為我楚舞。吾為若楚歌。師古曰。若汝也。歌曰。鴻鵠高飛。一舉千里。師古曰。鵠音胡。督反。羽翼以就橫絕四海。師古曰。就成也。絕謂飛而直度也。橫絕四海。又可奈何。雖有矰繳。尚安所施。師古曰。繳弋射也。其矢為矰。矰音增。繳音之。若反。歌數闋。師古曰。闋盡也。曲終為闋。音口穴反。戚夫人歔歔流涕。師古曰。歔音虛。歌音稀。又上去。罷酒。竟不易太子者。良本招此四人之力也。良從上擊代。出奇計。下馬邑。及立蕭相國。服虔曰。何時未為相。國良勸高祖立之。所與上從容言天下事甚眾。師古曰。從音非。音反。非天下所以存亡。故不著。師古曰。著謂書之。于史著音竹助反。良迺稱曰。家世相韓。及韓滅。不愛萬金之資。為韓報

到底主意  
在于為韓  
報仇帝師  
求仙其次  
着耳

前漢書

仇彊秦天下震動今以三寸舌為帝者師封萬戶位

列侯此布衣之極于良足矣願棄人間事欲從赤松

子游耳師古曰赤松子仙人號也神農時為雨師服

王母石室隨風雨上下炎迺學道欲輕舉師古曰道

高帝崩呂后德良迺彊食之師古曰食曰人生一世

間如白駒之過隙師古曰解何自苦如此良不得已

彊聽食後六歲薨諡曰文成侯良始所見下邳圯上

老父與書者後十三歲從高帝過濟北果得穀城山

下黃石取而寶祠之及良死并葬黃石每上冢伏臘

祠黃石子不疑嗣侯孝文三年坐不敬國除

陳平陽武戶牖鄉人史記平傳附是也陳留戶牖者其鄉名少時家

貧婦讀書治黃帝老子之術有田三十畝與兄伯居

伯常耕田縱平使游學平為人長大美色人或謂平

貧何食而肥若是其嫂疾平之不親家生產曰亦食

糠覈耳孟康曰覈麥糠中不破者也晉灼有叔如此

不如無有伯聞之逐其婦棄之及平長可取婦富人

莫與者貧者平亦媿之久之戶牖富人張負有女孫

五嫁夫輒死人莫敢取平欲得之邑中有大喪平家

貧侍喪以先往後罷為助張負既見之喪所獨視偉

平師古曰視而平亦以故後去負隨平至其家家迺

于貧困不  
偶中獨能  
偉平負真  
其眼

貧者平亦  
媿之則曲  
逆根器與  
留侯不啻  
香壤

卷四十一 張陳王周傳

負郭窮巷師古曰負謂背也以席為門然門外多長者車轍

張負歸謂其子仲曰吾欲以女孫予陳平仲曰平貧

不事事師古曰不事產業之事一縣中盡笑其所為獨奈何予

之女負曰固有美如陳平長貧者乎卒與女為平貧

迺假貨幣以聘師古曰貸音土戴反予酒肉之資以內婦負戒

其孫曰毋以貧故事人不謹事兄伯如事迺父事嫂

如事迺母師古曰迺汝也平既取張氏女資用益饒游道日

廣里中社平為宰師古曰主切割肉也分肉甚均里父老曰善

陳孺子之為宰平曰嗟乎使平得宰天下亦如此肉

矣陳涉起王使周市略地立魏咎為魏王與秦軍相

攻于臨濟平已前謝兄伯服虔曰謝語其兄伯往事魏也從少年往

事魏王咎為太僕說魏王王不聽人或讒之平亡去

項羽略地至河上平往歸之從入破秦賜爵卿張晏曰禮

秩如卿不治事項羽之東王彭城也漢王還定三秦而東殷

王反楚項羽迺以平為信武君將魏王客在楚者往

擊殷降而還項王使項悍拜平為都尉師古曰悍音下且反賜

金二十溢居無何師古曰無何猶言無幾時漢攻下殷項王怒將

誅定殷者平懼走迺封其金與印使使歸項王而平

身閒行杖劍亡度河船人見其美丈夫獨行疑其亡

將要下當有寶器金玉目之欲殺平平心恐乃解衣

從古皆然

張負識見每高一層

不能怒奪殷者而怒定殷者謬詩至此



贏而佐刺船師古曰自露其形示無所懷挾船人知其無有迺止平

遂至修武降漢因魏無知求見漢王漢王召入是時

萬石君石奮為中涓受平謁平等十人俱進賜食王

曰罷就舍矣平曰臣為事來所言不可以過今日于

是漢王與語而說之師古曰說讀曰悅問曰子居楚何官平

曰為都尉是日拜平為都尉使參乘典護軍諸將盡

謹師古曰謹踞而議也曰大王一日得楚之亡卒未知高下而

即與共載使監護長者漢王聞之愈益幸平遂與東

伐項王至彭城為楚所敗引師而還收散兵至滎陽

以平為亞將屬韓王信軍廣武絳灌等或讒平曰師古

絳灌前讒曲逆後讒

賈生佐命立功之人何為具此腸腹

曰舊說云絳絳侯周勃也灌灌嬰也而楚漢春平雖

美丈夫如冠玉耳其中未必有也孟康曰飾冠以玉

有聞平居家時盜其嫂師古曰盜猶私也事魏王不容亡而

歸楚歸楚不中又亡歸漢師古曰中音竹仲反今大王尊官之

令護軍臣聞平使諸將金多者得善處金少者得惡

處乎反覆亂臣也願王察之漢王疑之以讓無知問

曰有之乎無知曰有漢王曰公言其賢人何也對曰

臣之所言者能也陛下所問者行也今有尾生孝已

之行如淳曰孝已高宗之子有孝行師古而無益于

勝敗之數陛下何暇用之乎今楚漢相距臣進奇謀

之士顧其計誠足以利國家耳師古曰顧念也盜嫂受金又

安足疑乎漢王召平而問曰吾聞先生事魏不遂事

楚而去師古曰遂猶竟也今又從吾遊信者固多心乎平曰

臣事魏王魏王不能用臣說故去事項王項王不信

人其所任愛非諸項即妻之昆弟雖有奇士不能用

臣居楚聞漢王之能用人故歸大王嬴身來不受金

無以為資誠臣計畫有可采者願大王用之使無可

用者大王所賜金具在請封輸官得請骸骨漢王迺

謝厚賜拜以為護軍中尉盡護諸將諸將迺不敢復

言其後楚急擊絕漢甬道圍漢王于滎陽城漢王患

之請割滎陽以西和項王弗聽漢王謂平曰天下紛

紛何時定乎平曰項王為人恭敬愛人士之廉節好

禮者多歸之至于行功賞爵邑重之師古曰言愛惜之士亦

以此不附今大王嫚而少禮士之廉節者不來然大

王能饒人以爵邑士之頑頓者利無恥者亦多歸漢

如淳曰頑頓謂無廉隅也師古曰資謂天下指麾即定矣然大王資毋人性也師古曰資謂天不能

得廉節之士顧楚有可亂者師古曰顧念也彼項王骨體之

臣亞父鍾離昧龍且周殷之屬師古曰昧音秣且音子閻反不過

數人耳大王能出捐數萬斤金行反間間其君臣以

淮陰曲逆  
二人俱談  
項王病處  
曲逆更爲  
天微

前漢書

張刺王項

三

疑其心。師古曰間音居覓反項王爲人意忌信。讓必內相誅。漢因舉兵而攻之。破楚必矣。漢王以爲然。乃出黃金四萬斤予平。恣所爲。不問出入。平既多以金縱反間于楚軍。宣言諸將鍾離昧等爲項王將功多矣。然終不得列地而王。欲與漢爲一以滅項氏。分王其地。項王果疑之。使使至漢。漢爲太牢之具舉進。師古曰舉鼎俎而來見楚使。卽陽驚曰。以爲亞父使。迺項王使也。復持去。以惡草具進楚使。服虔曰去肴肉更以惡草之具使歸具以報項王。項王果大疑亞父。亞父欲急擊下滎陽城。項王不信。不肯聽。亞父。亞父聞項王疑之。迺大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爲之。願乞骸骨歸。歸未至彭城。疽發背而死。師古曰疽癰瘡也音千余反平迺夜出女子二千人。滎陽東門。楚因擊之。平迺與漢王從城西門出去。遂入關收聚兵而復東。明年淮陰侯信破齊。自立爲假齊王。使使言之漢王。漢王怒而罵。平躡漢王。孟康曰躡謂躡漢王足漢王寤。迺厚遇齊使。使張良往立信爲齊王。于是封平以戶牖鄉。用其計策。卒滅楚。漢六年。人有上書告楚王韓信反。高帝問諸將。諸將曰。亟發兵。阮豎子耳。高帝默然。以問平。平固辭謝曰。諸將云何。上具告之。平曰。人之上書言信反。人有聞知者乎。曰。未有。曰。信知之。

人之上書言信反。人有聞知者乎。曰。未有。曰。信知之。

卷四十一

張陳王周傳

七

偽游雲夢  
信可襲帝  
否長平之  
智豈不設  
備安可襲  
也

前漢書

乎。曰。弗。知。平。曰。陛下。兵。精。孰。與。楚。師古曰。上。曰。不。能。與。汝。也。過。也。平。曰。陛下。將。用。兵。有。能。敵。韓。信。者。乎。上。曰。莫。及。也。平。曰。今。兵。不。如。楚。精。將。弗。及。而。舉。兵。擊。之。是。趣。之。戰。也。師古曰。趣。讀。曰。促。竊。為。陛下。危。之。上。曰。為。之。奈何。平。曰。

古者天子巡狩會諸侯。南方有雲夢。師古曰。楚澤名。夢音莫。風反。又

讀如本字陛下第出偽游雲夢。師古曰。第。但。也。語聲。急。也。它。皆。類。此。會諸侯

于陳。陳楚之西界。信聞天子以好出游。其勢必郊迎

謁。師古曰。言出郊。遠。迎。謁。也。而陛下因禽之。特一力士之事耳。高

帝以為然。迺發使告諸侯。會陳。吾將南游雲夢。上因

隨以行。行至陳。楚王信果郊迎道中。高帝豫具武士

見信即執縛之。語在信傳。遂會諸侯于陳。還至雒陽

與功臣剖符定封。封平為戶牖侯。世世勿絕。平辭曰

此非臣之功也。上曰。吾用先生計謀。戰勝克敵。非功

而何。平曰。非魏無知。臣安得進。上曰。若子可謂不背

本矣。師古曰。若。此。也。迺復賞魏無知。其明年平從擊韓王信

于代。至平城。為匈奴圍。七日不得食。高帝用平奇計

使單于闕氏解圍以得開。師古曰。闕。氏。音。焉。支。高帝既出。其計

秘。世莫得聞。高帝南過曲逆。孟康曰。中。山。蒲。陰。縣。上其城。望室

屋甚大。曰。壯哉縣。吾行天下。獨見雒陽與是耳。顧問

御史曲逆戶口幾何。對曰。始秦時三萬餘戶。間者兵

數起多亡匿。今見五千餘戶。于是詔御史更封平爲曲逆侯。盡食之。除前所食戶牖。平自初從至天下。定後常以護軍中尉從擊臧荼、陳豨、黥布。凡六出奇計。輒益邑封。奇計或頗祕。世莫得聞也。高帝從擊布軍。還病創。徐行至長安。燕王盧綰反。上使樊噲以相國將兵擊之。既行人有短惡噲者。師古曰：陳其短失過惡于上，謂譖毀之也。皆類高帝怒曰：噲見吾病，迺幾我死也。孟康曰：幾幸我死也。幾音此。用平計召絳侯周勃受詔牀下曰：平乘馳傳載勃代噲將。師古曰：傳音張戀反。平至軍中，卽斬噲頭。二人既受詔，馳傳未至軍。行計曰：樊噲，帝之故人，功多。師古曰：行計謂于道。

中且計也。又呂后女弟呂類夫有親且貴，帝以忿怒故欲斬之。卽恐後悔，寧囚而致上，令上自誅之。未至軍，爲壇以節召樊噲，噲受詔卽反接。師古曰：反，縛兩手也。載檻車詣長安，而令周勃代將兵定燕。平行聞高帝崩。師古曰：未至京。師于道中，平恐呂后及呂類怒，迺馳傳先去。逢使者詔平與灌嬰屯于滎陽。平受詔立復馳至宮，哭殊悲。因奏事喪前，呂后哀之，曰：君出休矣。平畏讒之，就師古曰：就成也。言畏讒毒已者得其成計。因固請之，得宿衛中。太后迺以爲郎中令。曰：傳教帝。如淳曰：傳相之。是後呂類讒迺不得行。樊噲至，卽赦復爵邑。惠帝六年，相國曹參薨，安國侯王

陵為右丞相平為左丞相

王陵沛人也始為縣豪高祖微時兄事陵及高祖起

沛入咸陽陵亦聚黨數千人居南陽不肯從沛公及

漢王之還擊項籍陵迺以兵屬漢項羽取陵母置軍

中陵使至則東鄉坐陵母欲以招陵師古曰鄉陵母

既私送使者泣曰願為老妾語陵善事漢王漢王長

者母以老妾故持二心妾以死送使者遂伏劍而死

項王怒亨陵母陵卒從漢王定天下以善雍齒雍齒

高祖之仇陵又本無從漢之意以故後封陵為安國

侯陵為人少文任氣好直言為右丞相二歲惠帝崩

王陵徐庶之事大同而俱不能全其毋士之處亂世不亦難乎

高后欲立諸呂為王問陵陵曰高皇帝刑白馬而盟

曰非劉氏而王者天下共擊之今王呂氏非約也太

后不說師古曰說問左丞相平及絳侯周勃等皆曰

高帝定天下王子弟今太后稱制欲王昆弟諸呂無

所不可太后喜罷朝陵讓平勃曰始與高帝啜血而

盟諸君不在邪師古曰啜小獸也音所甲反今高帝崩太后女主

欲王呂氏諸君縱欲阿意背約何面目見高帝于地

下乎平曰于面折廷爭臣不如君全社稷安劉氏後

君亦不如臣陵無以應之于是呂太后欲廢陵迺陽

遷陵為帝太傅實奪之相權陵怒謝病免杜門竟不

朝請師古曰杜塞也閉塞其門也請音才性反杜字本作敷音同十年而薨陵之

免呂太后徙平為右丞相以辟陽侯審食其為左丞

相師古曰食其音異基食其亦沛人也漢王之敗彭城西楚取

太上皇呂后為賢食其以舍人侍呂后其後從破項

籍為侯幸于呂太后及為相不治鄭氏曰不立治處使止宮中也李奇

曰不治丞相職事也師古曰李說是也監宮中如郎中令公卿百官皆

因決事呂頹常以平前為高帝謀執樊噲數讒平曰

為丞相不治事日飲醇酒戲婦人平聞日益甚呂太

后聞之私喜面質呂頹于平前師古曰質對也曰鄙語曰兒

婦人口不可用顧君與我何如耳無畏呂頹之讖師古

曰顧念也呂太后多立諸呂為王奇計平偽聽之師古曰謂且順從之不乖

悟也及呂太后崩平與太尉勃合謀卒誅諸呂立文帝猶皆也衆

平本謀也審食其免相文帝立舉以為相如淳曰舉猶皆也衆

人之議皆以為勃平功多矣師古曰言文帝以平勃俱舊臣有功皆欲以為相太尉勃親以

兵誅呂氏功多平欲讓勃位迺謝病文帝初立怪平

病問之平曰高皇帝時勃功不如臣及誅諸呂臣功

亦不如勃願以相讓勃于是迺以太尉勃為右丞相

位第一平徙為左丞相位第二賜平金千斤益封三

千戶居頃之上益明習國家事朝而問右丞相勃曰

天下一歲決獄幾何師古曰臨朝問也幾音居豈反勃謝不知問天

下錢穀一歲出入幾何勃又謝不知汗出洽背師古曰洽

主者為誰乎平曰陛下即問決獄責廷尉問錢穀責治粟內史上曰苟各有主者而君所主何事也平謝

曰主臣文頴曰惶恐之辭也猶今言死罪也孟康曰主臣主群臣也若今言人盡晉灼曰主擊也

宰相師古曰文晉二說是也陛下不知其駑下使待罪宰相者上佐天子理

陰陽順四時下遂萬物之宜師古曰遂申也外填撫四夷諸侯內親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職也上稱善勃大慙出而讓平曰君獨不素教我乎平笑曰君居其

位獨不知其任邪且陛下即問長安盜賊數又欲疆對邪于是絳侯自知其能弗如平遠矣居頃之勃謝

病請免相而平顓為丞相師古曰顓與專同孝文二年平薨諡曰獻侯傳子至曾孫何坐略人妻棄市王陵亦至

玄孫坐酎金國除辟陽侯食其免後三歲而為淮南王所殺文帝令其子平嗣侯淄川王反辟陽近淄川

平降之國除始平曰我多陰謀道家之所禁師古曰此平謂

後曾孫陳掌以衛氏親戚貴師古曰掌妻衛子夫之姊願得續封然終不得也

此三代佐命所以常且久也



周勃沛人其先卷人也師古曰卷縣名也地理志屬河南音丘權反其下亦同

徙沛勃以織薄曲為生蘇林曰薄一名曲月令曰具曲植師古曰許慎云葦薄為

也曲能引強弓弩官也孟康曰如今挽強司馬也師古曰強音其兩反材官引強服

勃以中涓從攻胡陵下方與師古曰音房豫方與反與戰郤

敵攻豐擊秦軍碭東還軍留及蕭復攻碭破之天下

邑先登賜爵五大夫攻蘭虞取之擊章邯車騎殿師古

擊破章邯之殿曰殿之言填也謂鎮軍後以打敵勃略定魏地攻轅

戚東緡以往至栗師古曰緡音昏取之攻齧桑先登擊秦軍

阿下破之追至濮陽下斬城攻都關定陶襲取宛胸

得單父令師古曰音善甫夜襲取臨濟攻壽張以前至卷破

李由雍丘下攻開封先至城下為多文穎曰勃士卒至者多也如淳

兵東如碭自初起沛還至碭一歲二月楚懷王封沛

公號武安侯為碭郡長沛公拜勃為襄賁令師古曰賁音肥

從沛公定魏地攻東郡尉于成武破之攻長社先登

攻潁陽緡氏絕河津擊趙賁軍尸北師古曰賁音奔尸即尸鄉南

攻南陽守齧破武關峽關攻秦軍于藍田至咸陽滅

秦項羽至以沛公為漢王漢王賜勃爵為威武侯從

入漢中拜為將軍還定三秦賜食邑懷德攻槐里好

脩齡按強巨良反

時最如淳曰於將率北擊趙賁內史保于咸陽最北

救漆師古曰漆擊章平姚卬軍西定汧師古曰汧亦

丘破之西擊益已軍破之如淳曰章師古曰曲音丘還守敖

東守嶢關擊項籍攻曲遇最師古曰曲音丘還守敖

倉追籍籍已死因東定楚地泗水東海郡凡得二十

二縣還守雒陽櫟陽賜與潁陰侯共食鍾離以將軍

從高祖擊燕王臧荼破之易下所將卒當馳道為多

師古曰當高祖所行之前劉敞曰馳道猶言賜爵

列侯剖符世世不絕食絳八千二百八十戶以將軍

從高帝擊韓王信于代降下霍人以前至武泉孟康

屬雲擊胡騎破之武泉北轉攻韓信軍銅鞮破之還

降太原六城擊韓信胡騎晉陽下破之下晉陽後擊

韓信軍于砮石應劭曰砮音沙孟康曰地名也齊恭

破之追北八十里還攻樓煩二城因擊胡騎平城下

所將卒當馳道為多勃遷為太尉擊陳豨屠馬邑所

將卒斬豨將軍乘馬降師古曰姓乘馬名轉擊韓信

陳豨趙利軍於樓煩破之得豨將宋最鴈門守師古

日困者鴈門守因轉攻得雲中守邀丞相箕肆將軍

之名音下頓反因轉攻得雲中守邀丞相箕肆將軍

博師古曰邀古速字也肆音弋定鴈門郡十七縣雲

二反博者亦豨將之名也

中郡十二縣。因復擊豨靈丘。破之。斬豨丞相程縱。將

軍陳武。都尉高肆。定代郡九縣。燕王盧綰反。勃以相

國代樊噲。將擊下薊。師古曰。卽幽州薊縣也。音計。得綰大將抵丞

相偃守陘。張晏曰。盧綰郡守陘。其音刑。太尉弱御史大夫

施屠渾都。師古曰。姓施屠名。渾都渾音胡。昆反。破綰軍上蘭。後擊綰軍

沮陽。服虔曰。沮音阻。師古曰。縣名。屬上谷。追至長城。定上谷十二縣。右

北平十六縣。遼東二十九縣。漁陽二十二縣。最從高

帝得相國一人。師古曰。最者。凡也。總言其攻戰克獲之數。丞相二人。將軍

二千石各三人。別破軍二。下城三。定郡五。縣七十九。

得丞相大將各一人。勃爲人。木彊敦厚。師古曰。木謂質樸。彊音其。

脩齡按兩恐亮誤

兩高帝以爲可屬大事。師古曰。屬委也。音之。欲反。勃不好文學。每

召諸生說事。東鄉坐責之。如淳曰。勃自東向。責諸生說事。不以賓主禮也。師古曰。鄉。趣。爲我語。促謂令速言也。其椎少文。如此。度服

讀曰嚮。師古曰。趣。爲我語。促謂令速言也。其椎少文。如此。度服

曰謂訥鈍也。應劭曰。今俗名拙語爲椎。師古曰。椎。謂樸鈍如椎也。音直。推反。勃既定燕而

歸。高帝已崩矣。以列侯事惠帝。惠帝六年。置太尉官。

以勃爲太尉。十年。高后崩。呂祿以趙王爲漢上將軍。

呂產以呂王爲相國。秉權欲危劉氏。勃與丞相平。朱

虛侯章共誅諸呂。語在高后紀。于是陰謀以爲少帝

及濟川淮陽恒山王。皆非惠帝子。呂太后以計詐名

它人子。殺其母。養之後宮。令孝惠子之。立以爲後。用

疆呂氏。今已滅諸呂。少帝即長用事。吾屬無類矣。古師

曰云被誅滅無遺種不如視諸侯賢者立之。遂迎立代王。是為

孝文皇帝。東牟侯興居。朱虛侯章弟也。曰誅諸呂。臣

無功。請得除宮。迺與太僕汝陰滕公入宮。滕公前謂

麾

少帝曰。足下非劉氏。不當立。迺顧摩左右執戟皆什

兵罷。師古曰什頓也音赴有數人。不肯去。宦者令張釋諭告亦

去。師古曰荆燕吳傅云張擇今此滕公召乘輿車載

少帝出。少帝曰。欲持我安之乎。師古曰言往何所也滕公曰。就

舍。少府迺奉天子法駕迎皇帝代邸。報曰。宮謹除。皇

帝入未央宮。有謁者十人持戟衛端門。師古曰端門殿之正門

曰。天子在也。足下何為者。不得入。太尉往喻。迺引兵

去。皇帝遂入。是夜有司分部誅濟川淮陽常山王。及

少帝于邸。文帝即位。以勃為右丞相。賜金五千斤。邑

萬戶。居十餘月。人或說勃曰。君既誅諸呂。立代王。威

震天下。而君受厚賞。處尊位。以厭之。則禍及身矣。古師

曰厭謂當之也。言既有大功。又受厚賞。而居尊位。以

欠當之。不去。即禍及矣。厭音一涉反。又音烏狎反。勃懼。亦自危。迺謝請歸相印。上許之。歲餘。陳丞相平

卒。上復用勃為丞相。十餘月。上曰。前日吾詔列侯就

國。或頗未能行。丞相朕所重。其為朕率列侯之國。迺

免相。就國。歲餘。每河東守尉行縣。至絳。絳侯勃自畏。

恐誅常被甲。令家人持兵以見。其後人有上書告勃

欲反。下廷尉逮捕勃治之。勃恐不知置辭。師古曰置

獄之。吏稍侵辱之。勃以千金與獄吏。獄吏迺書牘背

示之。李奇曰吏所執簿也師古曰牘木簡以書辭也音讀曰以公主為證。公主

者孝文帝女也。勃太子勝之尚之。師古曰尚配也解在張耳傳故

獄吏教引為證。初勃之益封。盡以予薄昭。及繫急。薄

昭為言薄太后。太后亦以為無反事。文帝朝。太后以

冒絮提文帝。應劭曰陌額絮也晉灼曰巴蜀異志謂

以覆其頭提擲。頭上巾為冒絮師古曰冒覆也老人所曰絳侯縮皇帝璽。將兵于北軍。應劭

也提音徒計反曰絳侯縮皇帝璽。將兵于北軍。應劭

時反。今居一小縣。顧欲反邪。師古曰顧猶倒也文帝既見勃

獄辭。迺謝曰。吏方驗而出之。于是使使持節赦勃。復

爵邑。勃既出。曰。吾嘗將百萬軍。安知獄吏之貴也。勃

復就國。孝文十一年薨。謚曰武侯。子勝之嗣。尚公主

不相中。如淳曰猶言不相合當也師古曰坐殺人死。國

絕一年。弟亞夫復為侯。亞夫為河內守時。許負相之。

應劭曰許負河內溫人老嫗也君後三歲而侯。侯八歲為將相。持國

乘。師古曰乘音彼命反貴重矣。于人臣無二。後九年而餓死。亞

夫笑曰。臣之兄。以代父侯矣。有如卒。子當代。我何說

侯乎。然既已貴如負言。又何說餓死。指視我。師古曰

示負指其口曰從理入口此餓死法也師古曰從豎也音子容反

居三歲兄絳侯勝之有罪文帝釋勃子賢者皆推亞

夫廼封為條侯師古曰縣在勃海地理志作菑字其音同耳文帝後六年

匈奴大入邊以宗正劉禮為將軍軍霸上祝茲侯徐

厲為將軍軍棘門以河內守亞夫為將軍軍細柳以

備胡上自勞軍至霸上及棘門軍直馳入將以下騎

出入送迎已而之細柳軍軍士吏被甲銳兵刃彀弓

弩持滿師古曰彀張也音邇劉奉世曰言彀弓弩是也敵未至何遠持滿何時已乎此二字疑

衍天子先驅至不得入師古曰先驅導駕者先騎曰也若今之武侯隊矣先騎曰

天子且至軍門都尉曰軍中聞將軍之令不聞天子

軍容如畫  
千載猶令人想見

之詔有頃上至又不得入于是上使使持節詔將軍

曰吾欲勞軍亞夫廼傳言開壁門壁門士請車騎曰

將軍約軍中不得驅馳于是天子廼按轡徐行至中

營將軍亞夫揖曰介冑之士不拜請以軍禮見應劭曰禮

介者天子為動改容式車師古曰古者立乘凡言式車者謂俛身撫式以禮敬

人式車前使人稱謝師古曰謝告也皇帝敬勞將軍成禮而

去既出軍門群臣皆驚文帝曰嗟乎此真將軍矣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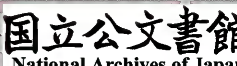
者霸上棘門如兒戲耳師古曰鄉讀曰嚮其將固可襲而虜

也至于亞夫可得而犯邪稱善者久之月餘三軍皆

罷廼拜亞夫為中尉文帝且崩時戒太子曰即有緩

急周亞夫真可任將兵文帝崩亞夫為車騎將軍孝  
 景帝三年吳楚反亞夫以中尉為太尉東擊吳楚因  
 自請上曰楚兵剽輕難與爭鋒師古曰剽音匹妙反願以梁委  
 之絕其食道乃可制也上許之師古曰吳王傳云亞夫至淮陽問鄧都尉  
為畫此計亞夫乃從之今此云自請而後行二傳不同未知孰是亞夫既發至霸上  
 趙涉遮說亞夫曰將軍東誅吳楚勝則宗廟安不勝  
 則天下危能用臣之言乎亞夫下車禮而問之涉曰  
 吳王素富懷輯死士久矣師古曰輯與集同此知將軍且行  
 必置間人于殺黽阨陘之間且兵事上神密將軍何  
 不從此右去走藍田師古曰右謂少西去也走音奏出武關抵雒陽

師古曰間不過差一二日師古曰謂右去行直入武  
 庫擊鳴鼓諸侯聞之以為將軍從天而下也師古曰不意其  
至太尉如其計至雒陽使吏搜殺黽間果得吳伏兵  
 迺請涉為護軍亞夫至會兵滎陽師古曰會集也吳方攻梁  
 梁急請救亞夫引兵東北走昌邑師古曰走音奏深壁而守  
 梁王使使請亞夫亞夫守便宜不往梁上書言景帝  
 景帝詔使救梁亞夫不奉詔堅壁不出而使輕騎兵  
 弓高侯等絕吳楚兵後食道吳楚兵乏糧飢欲退數  
 挑戰終不出夜軍中驚內相攻擊擾亂至于帳下亞  
 夫堅臥不起頃之復定吳奔壁東南阨如淳曰阨隅也師古曰音



又音鄒。子侯反。亞夫使備西北。已而其精兵果奔西北。不得

入。後○劉奉世也。兩陣相向。吳奔東南。南陣則西北在陣。蓋亞夫令備西南。南陣傳者但欲見能

料敵反其所攻。吳楚既餓。迺引而去。亞夫出精兵追

擊。大破吳王濞。吳王濞棄其軍。與壯士數千人亡走。

保于江南丹徒。漢兵因乘勝。遂盡虜之。降其縣。購吳

王千金。月餘。越人斬吳王頭以告。凡相守攻三月而

吳楚破平。於是諸將迺以太尉計謀為是。由此梁孝

王與亞夫有隙。歸復置太尉官。五歲遷為丞相。景帝

甚重之。上廢栗太子。亞夫固爭之不得。上由此疏之。

而梁孝王每朝常與太后言亞夫之短。竇太后曰。皇

后兄王信可侯也。上讓曰。始南皮及章武先帝不侯。

師古曰。南皮。竇彭祖。太后弟。長君之子。章武。太后母弟。廣國。及臣即位。迺侯之。信

未得封也。竇太后曰。人生各以時行耳。師古曰。言富貴當及已身

也。竇長君在時。竟不得侯。死後迺其子彭祖。顧得侯。

師古曰。顧反也。吾甚恨之。帝趣侯信也。師古曰。趣。讀曰促。上曰。請得

與丞相計之。亞夫曰。高帝約非劉氏不得王。非有功

不得侯。不如約。天下共擊之。今信雖皇后兄。無功。侯

之非約也。上默然而沮。師古曰。沮者。止壞之意也。音才與反。其後匈奴

王徐盧等五人降漢。師古曰。功臣。表云。唯徐盧。上欲侯之。以勸後

亞夫。曰。彼背其主。降陛下。陛下侯之。即何以責人臣。



可漢書

不守節者乎。上曰：丞相議不可用。迺悉封徐盧等為

列侯。亞夫因謝病免相。頃之上居禁中，召亞夫賜食。

獨置大胾。師古曰：胾，大無切。肉。又不置箸。亞夫心不

平。顧謂尚席取箸。應劭曰：尚席，主席者也。上視而笑曰：此非不

足君所乎？孟康曰：設胾無箸者，此非不足。滿于君所

偶失之也。師古曰：孟說近之。帝言賜君食而不設箸，此由我意于君有不足乎。亞夫免冠謝

上。上曰：起。亞夫因趨出。上目送之，曰：此鞅鞅，非少主

臣也。居無何，亞夫子為父買工官尚方甲楯五百被

可以葬者。如淳曰：工官，官名也。張晏曰：被，具也。取庸

苦之不與錢。師古曰：庸，謂賃也。庸知其盜買縣官器

注之一作也

無罪

殺功臣

自景帝殺

亞夫始若

韓彭之誅

皆高帝為

萬世計也

自韓彭有

以致之也

若亞夫以

正諫獲罪

則景之不

道甚矣

怨而上變告子。事連汗亞夫。書既聞，上下吏。吏簿責

亞夫。如淳曰：簿，音主簿之簿。簿問，其辭情。師古曰：簿問者，書之于簿。一問之也。亞夫不

對。上罵之曰：吾不用也。孟康曰：言不用汝對。欲殺之

事不敢折辱也。師古曰：孟說是也。一云：帝責此吏。召

詣廷尉。廷尉責問曰：君侯欲反何？亞夫曰：臣所買器

迺葬器也。何謂反乎？吏曰：君縱不欲反地上，即欲反

地下耳。吏侵之益急。初，吏捕亞夫。亞夫欲自殺，其夫

人止之，以故不得死。遂入廷尉，因不食五日，歐血而

死。國絕一歲。上迺更封絳侯。勃它子堅為平曲侯。續

絳侯後，傳子建德為太子太傅，坐耐金免官。後有罪

國除亞夫果餓死後上廼封王信為蓋侯至平帝元

始二年繼絕世復封勃玄孫之子恭為絳侯千戶

贊曰聞張良之智勇以為其貌魁梧奇偉應邵曰魁梧丘虛壯反若婦人

因之意也蘇林曰悟音悟師古曰魁大貌也悟者言其可驚悟今人讀為吾非也

女子故孔子稱以貌取人失之子羽師古曰子羽孔子弟子魯臺滅

明字貌惡而行善故云然也學者多疑于鬼神師古曰謂無如良鬼神之事也

受書老父亦異矣高祖數離困阨良常有力師古曰離遭也

豈可謂非天乎陳平之志見于社下傾側擾攘楚魏

之間卒歸于漢而為謀臣及呂后時事多故矣師古曰故

謂中屯難也平竟自免以智終王陵廷爭杜門自絕亦各

其志也周勃為布衣時鄙樸庸人至登輔佐匡國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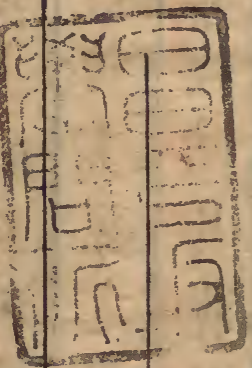
難誅諸呂立孝文為漢伊周師古曰處伊尹周公之任何其盛也

始呂后問宰相高祖曰陳平智有餘王陵少戇可以

佐之師古曰戇愚也舊音下紺反今讀音竹巷反安劉氏者必勃也又問

其次云過此以後非廼所及師古曰廼汝也言汝亦不及見也終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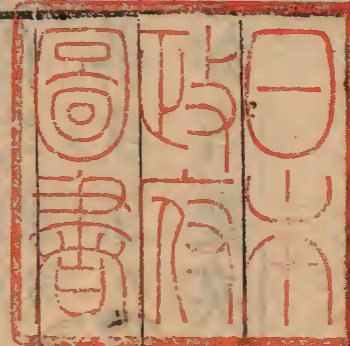
如言聖矣夫



前漢書卷之四十

卷四十一 張陳王周傳

文化萃



以新非

音竹若  
愚也

高

文

亦

